



03937

潛菴先生遺稿卷之二

宣鎮閻梅公甫評定

同里田蘭芳箕山較

上孫徵君先生書

去冬得侍几杖。蒙指謫真切。珮服無斃。昔豫章見龜山。曰不至此。幾虛過一生。誠哉是言也。亦夔來晤。拜手教。期望之意。慙慙彌篤。自顧何人。敢不勉勵。君山至。備詢起居。知道履康勝。盛暑註易。孳孳不倦。非

潛菴先生遺稿

書卷之二

一

仁智合德。純一不已者。能之乎。今精神益健。眉壽無疆。孔子曰。仁者壽。於今益信矣。亦夔見示格物說。真千古定論。斌竊嘗三復古本大學。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在本亂而末治。節下蓋修身爲本之本。卽物有本末之本。格物之物。卽物有本末之物。致知之知。卽知所先後之知。卽知止有定之知。格致誠正。所以

解亦通。透

修身。所以明德。明德爲本。新民爲末。修身爲本。家國天下爲末。一也。此卽示人以格物致知之功也。下接所謂誠其意者一段。中間反覆明德新民止至善而



終之以此謂知本可見聖學入手惟在誠意而致知格物則誠意之功也原不得分爲二事所謂格物者格明德新民之物也明德新民雖並舉其實總是明德明德卽是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一民未新卽吾德有未明處故曰明明德於天下者明德新民必止於至善則格物爲聖學徹始徹終工夫可知矣又舉聽訟一事蓋新民之一端而大畏民志卽明明德也故曰此謂知本古本原自明白直截非有錯文亦無勞補義後章如好而知惡惡而知美若保赤子

潛菴先生遺稿

書卷之二

二

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所惡於上毋以使下云云皆格物致知之最明白易見者也故一部大學皆格物特未處處明言格物二字耳千古聖賢心心相印毫髮不爽大學之格物卽中庸之明善孟子之集義理一而辭異不然若數聖賢各有心得漫不相合所謂傳心者何事哉唐虞授受十六字辨晰危微精以察之一以守之格物也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不爲格物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各有差等不同兼愛格物也卽至演易繫辭窮

神盡變禮儀威儀三千三百無非格物也故曰道外無物物外無道朱子以古本有錯簡爲之改正補傳心良苦矣然明德新民止至善各爲一傳本末格致誠意各爲一傳文義似爲明晰而下手頭緒反不如古本之直截歸一此陽明古本之復誠不容已而非有意多事起後人之爭端也格物之說陽明以朱子窮至事物之理爲偏屬知程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朱子曰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此與孔曰博約孟曰詳說同義固非徒求之外物而不驗之身心以親還父子以義還君臣以序還兄弟以別還夫婦以信還朋友可謂真切簡當矣然亦未有不稽之往哲考之經傳遂能處之咸宜者也其或汎覽博觀弊精耗神本性汨沒於汗簡竹冊之中此則不善學者之過陽明大聲疾呼拯其陷溺泝流窮源不得不歸咎朱子然究其爲說正以救

其流弊而非操戈後人不察或詆朱子爲支離或病陽明爲虛寂皆未觀大學之全者也。陽明以良知倡天下功信偉矣。但言無善無惡心之體而龍谿遂併意知物皆爲無善無惡則覺有刺然不安者。孟子因性善二字費無數精神正學始賴之以明。此正示人以大本大原令其在在時時兢兢業業爲天下後世慮者誠遠也。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此言本自精確而龍谿之言則恍惚茫蕩。與禪學何異。恐後學爲其所誤。君子未免歸咎陽明也。愚陋

潛菴先生遺稿

書卷之二

四

之見不知有當否。乞直示之。家居人事紛擾兼差繁賦急無子弟可託不能時常相從。於百泉夏峰之間。又學識疎陋不足鼓舞同人。振興吾道。負諄諄提誨之意。實切悚懼。韓子新約明歲請台駕過河爲嵩少之遊。伊洛之士皆將負笈相從。倘如其請。真千古盛事也。宗傳念菴諸文。愚意止存其論學語。前後叙次皆可刪去。蓋此書原爲明道非選文也。如何。里有田生名蘭芳。字梁紫。習古文辭。近復潛心理學。久欲攜衣從遊。以舌耕商丘。未得如願。謹先以姓名達之。

座右睢陽人物誌繁雜已甚失實者多未敢呈覽止
摘出數公皆學問事業確然可入中州人物考者寄
上商丘劉山蔚名榛好古君子也寄其家傳二冊其
意欲人物考附以列女庶闡芳藉以不朽也舍親袁
生名賦諱字仲方嚮慕高風慨然有立雪之意賦詩
四首呈覽觀之亦足見其志矣臨啟不盡瞻依

以古本大學爲直截以陽明爲大聲疾呼拯其陷
溺非今之借朱程以相詆毀者比

梅公

條理綜密在先生定有心得愚見地未及乎此強

潛菴先生遺稿

書卷之二

五

同則近於傳會致辨則心無別解姑記所見以誌
講貫不誠之愧也

在內黃寄上孫徵君先生書

猷庸陋無似。得侍起居。仰見先生動靜語默。無非道妙。一堂之上。太和元氣。朱公揆見程子如坐春風中景象。不是過也。更蒙提誨諄諄。示之以體用之大全。易之以責任之難諉。自此以後。夙夜砥礪。斷不敢時刻稍懈。以負真切指授之意。別後三日。至內黃。晤仲誠。任道之勇。求道之切。今日罕見其匹。得此良友。殊爲欣慰。與君僑同訂理學宗傳。挑燈商確。常至夜分。窺管之見。不敢不竭。但學識疎淺。錯謬恐多。爲惴惴。潛菴先生遺稿

書

卷之二

六

不安耳。先妣傳刻完。呈上十本。附此陳謝。臨楮不盡瞻依。悚切之至。星聚堂記錄稿奉覽。乞付之騃臣。真實語。不用粉澤。

梅公

操存之密。於尺幅見之。勿謂常談。咀之自有餘味。不敢時刻懈任之勇。求之切。爲學之功。外於是乎。

上徵君先生書

春仲在夏峰承先生飲食教誨感何可言近覺從前
悠忽度日未有精進工夫遇事拂亂不能做得主定
痛自警醒總是集義工夫有疎應事接物以至暗室
屋漏一念之動不合於義則此心不能快足而氣餒
矣學者上生千古下生千古總要復得本體與天命
流通若稍有夾雜便成隔碍稍有虧欠便不克滿安
能上下古今貫通一氣古聖賢千載而下光輝發越
如日月經天正是真精神不可磨滅然真精神正是

潛菴先生遺稿

書
卷之二

七

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所生此道見得真自無歇手處
孔子至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亦未嘗住手若說有
住處便非乾健不息之體學者讓第一等人不做做
第二等便是自暴自棄然工夫談何容易人自有生
以來俗根習氣漸染日久時俗乖正抵當最難一事
有失終身莫救一念不謹遂成墮落爾室有愧夢寐
難安孟子牛山諸篇真令人如冷水澆背也此誠近
日體察較前稍真不知有當否乞明示之過陳畱晤
心周設榻爲竟夜之談言言真切不作一體面浮游

語而善氣虛懷令人佩服真悔過之之晚同志之友
最爲難得相去百餘里便同咫尺相約以後不時往
來互相砥礪夾輔有人不勝欣躍先生五世一堂大
德遐福古今罕覩俚言一幅自愧淺陋不足稱揚萬
一適遇蓋臣之便藉手獻上臨風依依不盡鄙懷
讀此等書覺昌黎原道廬陵本論皆文字也 梅公
此先生初見夏峰時証悟也

潛菴先生遺稿

書
卷之二

八

再上孫徵君先生書

去歲侍几杖甚蒙策勵別來修復一載未能端使修
候瞻仰函座不勝依依某賦質庸劣年來因做州苛
政駭人聽聞人心洶洶不能自安既挽回無術而又
不能漠然此心遂爲所動思以魯齋之賢當時河內
有苛政惟有避地一法既力不能爲徒累心無益又
思孔子畏匡尚不動心何況今日總由見理不明故
主心不定杜門靜坐體察天理久之覺一切外事可
驚可駭皆屬平常如疾風陰霾不過一時卽至變出

潛菴先生遺稿

書

卷之二

九

不測亦自有道理處置此心遂覺洒然拂逆之來漸
漸不予擾亂至若遊行自在獨往獨來斷斷不能每
見先生事務繁沓天真湛然因物付物之妙心甚企
慕不知何以臻此也今章君攝篆以經術爲吏治中
州人心稍安奈不能久借寇君何承諭洛學編前河
道邵公亦有字言及某近苦經書訓註太繁論說不
一雖反復翻閱終無心得欲斟酌先儒之說平心理
會聖人立言之意不穿鑿不附會定爲一編五經中
易與春秋爲難故先治其難者此非數年工夫不能

草草脫稿今奉先生命欲暫輟經書從事洛學但敝
州書籍甚少恐有遺漏且義例體裁未奉明示前君
僑曾言及此如有稿本乞發下參酌庶可早竣事也
去歲歸家作五世一堂古詩一篇適高蓋臣至言卽
往謁隨託代獻不知曾塵覽否十一兄命作先生像
贊先生道德純備非末學所能窺測勉搆數言伏求
教政天氣漸暑惟節勞怡神爲道保重是望

前半卽孟子三自反之義以之處已處人真大學

問
梅公

潛菴先生遺稿

書

卷之二

十

前幅一段卽孟子所言動忍之學冰霜中青翰挺
然方見後凋根器先生可謂終始無負斯言

與田簣山書

歲前聆雅誨甚慰渴懷以節近匆匆未得久畱期新
正奉邀茅齋樽酒細論至今未見惠臨不勝企望某
庸劣無似昔與曹厚菴魏環極諸先生遊稍稍聞其
緒論謝病歸田實欲與同志共証斯道吾州英俊頗
衆肯究心聖學者亦未多見夾輔無人遂因循偷惰
幾至淪落時一猛省爲之惕然蓋師友講習爲益最
多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此道與師友講明一
番則此心光明一番蓋講學爲己非爲人也古人尊

潛菴先生遺稿

書

卷之二

十一

師取友豈徒爲聲氣哉近世聖學不明談及學問便
共非笑不以爲立異卽以爲好名不知立異好名誠
學者之弊而本體不明工夫無序雖剽竊前言往行
終是不著不察終不免爲義襲而取今世功利訓詁
詞章之習陷溺人心天之所與我者幾不可問訓詁
詞章固是害道而功利之害爲甚今人起一念舉一
此自考便是拔本塞源之學
事微細追求未有不從功利起見者若不細細講明

未免認賊作子足下篤學力行某遊歷中外求友四
方所中心嚮往者足下而外無多人也惜相居稍遠

不能時。時請益。恐志氣昏惰。無人警策。行年四十已
非少壯。可比實實。望足下脫去形跡。不時鞭策。來州

是。何。等。虛。懷。實。修。

則設榻茅舍。面賜指誨。勿存一毫情面。卽不能常會
手。扎相商。亦不得將就許。可。孔子曰。朋友信之。面是
退非。非信也。一毫不信。非友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非朋友。講明不能各盡其道。故朋友之倫。所以經緯
夫四倫。猶五行中之土。五常中之信。故願與足下存
此一大倫。勿如世俗。但有朋友之名而已也。吾郡先
哲。如軒介肅。呂可寇。沈文端。宋莊敏。楊晉菴。皆一代

潛菴先生遺稿

書

卷之二

七

偉人。海內共知。孫先生已採入人物考矣。外此或德
行節義文章政事。雖不能如數公之顯著。亦不可沒
沒者。皆乞多爲搜採。但期真確。不可如郡志之濫耳。
人物考內。原無烈女。欲請孫先生增入。如得其詳。更
乞錄示。此亦某之所急欲得者也。草草奉復。不宣。

一念功利便認賊作子。如聞清夜晨鐘。

梅公

期勉肫摯。正見爲學精勇。愼念昔者。忽生零雨之
痛。提攜無人。恐遂淪落。亦惟早夜自礪。以終嘉惠。

而已。

答田梁紫書

昨承台顧，匆匆言別，居止稍遠，不能時聆教益。每有晤會，又常草草錯過，未獲實實考究身心與世之往來，徒了人事者，無大差別。遠如朱陸，近如龍溪，念菴析疑辨惑，絕無一毫蓋藏。我輩似當體此意，伸誠爲學次第書呈覽，餘容面悉。

數語耳，相期實深。

梅公

先生教我深矣，因病之藥在，身體康強，未必知爲當服也。

潛菴先生遺稿

書

卷之二

三

與劉心周書

昨過莘野連床對語永夜忘倦年兄體道切深氣象
光風霽月而論學真切懇至不作一體面浮游語弟
骨力脆薄正苦夾輔無人日就昏惰乃於同里同年
中得同志良友可以時常切磋何幸如之以後凡遇
便即求賜數言策勵弟偶有所得亦隨便求教必實
實體勘入微江村先生曰不敢以實未了然之心含
糊歸依不敢以實未湊泊之身將就冒認入字着脚
眞實理會做工夫晦翁於象山之外不再許人良有
潛菴先生遺稿書卷之二

由也白鹿講義一冊呈覽臨楮瞻企不盡

十四

此取友實際語所以居五倫之一也梅公

期望切至具見進德之勇標江村先生之言正是
示人致知誠意之方

答褚懷萬書

此道無古今無聖凡人。人可以自盡。然須先識本體。識得本體。工夫已在其中矣。不然終是習不著。行不

察。終是義襲而取。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今人

以講學爲立異。好名。不知師友講論一番。則此心光

明一番。乃爲己。非爲人也。古人尊師取友。豈徒爲聲

氣哉。胡敬齋先生踐履篤實。與月川可相上下。至於

發明道體。有功聖學。似難與考亭姚江並。故孫先生

列之明儒考中。與康齋白沙同爲一編。位置或亦不

錯。潘菴先生遺稿

書卷之二

五

余嘗欲人卽姚江之功。以驗姚江之學。不得輕爲

議論。今先生直探其學之源。益服其細心理。會

公

於此見先生之仁

上郡守宋公書

秋深氣爽，萬寶告成，執事福履其旋，應與歲功並茂。扎在幘幘，殊切欣慰。續冊一事，仰荷嘉意，釐剔真利，澤無窮。睢士民銜恩不朽者也。報竣之後，聞復駁回，卽向趙尉處取鈎票公閱，仁言利溥，不禁加額相慶。吾睢何幸得執事直究利弊之源，爲吾僑子若孫計，永久也。獨至徭役大軍不折一語，則不能不竊有請者。睢陽衛地，共有四項，曰大軍，曰新增，曰餘屯，曰徭役。弓口惟徭役以二百四十步爲一畝，其起科獨少。潛菴先生遺稿書卷之二大軍新增餘屯三項，總以三百步爲一畝，約計小地十畝，折行糧地八畝，猶之州地之二畝折一畝，商丘等縣之或四畝折一畝，或三畝折一畝之不同，雖創始莫能詳求，而奉行業已久遠，此前代二百餘年之遵循，亦我

皇清定鼎來所率由而未改者。迨庚子辛丑間，蠹書詭影過多，錢糧難敷，遂有以大軍三項強作小畝派糧者，是名爲擠地。年來追比不前，逃亡相繼，上以悞官，下以病民。幸執事犀照破奸，杜絕永弊，真萬民吏

生之會也。而衛書輩久蠹其中。視爲利藪。擠地既久。而詭影愈便。故朋謀密議。必不肯盡行清楚。今乘鈞票一言。遂公然號於衆曰。大軍興徭役。一同不折已奉本府明文矣。竟將肆行徵派。士民曉曉。莫知所由。某等深知執事軫念窮黎之慈衷。與釐奸剔弊之盛心。必不令蠹書假借。使版籍紊亂。士民無所控愬。故敢合札奉啟。以仰副見委諄切之意。乞發鈞示。令各項地畝。槩從舊例。不得那移紛更。庶里役無以借口矣。總之衛地自經丈量之後。花戶與地數皆可按籍

潛菴先生遺稿

書卷之二

七

而求除徭役一項外。凡軍新餘屯。查纏冊內小地十畝者。赤歷內註地八畝。小地一項者。赤歷內註地八十畝。則從前之擠地自去。而當年之舊例自復。在蠹書之言。必曰依小畝則足額。依舊例則不足額。不知地猶昔日之地。本朝賦役全書額地額糧。悉依故明之舊。昔何以大畝而足額。今何以必擠地而後足額。此非詭影之地多。卽纏外餘地之未報。前屢奉明示。令花戶自首四隣舉報。不啻墨盡穎禿矣。今竟有花戶報冊在官。而里書遺失無存者。夫欺隱而不報者。

責在花戶已報而遺失者。責在里書。里書所司何事。託言遺失。果否出自無心。總之不欲地畝清楚耳。某等以爲詭影之地。繡外未報之地。未有里書不知者。總責里書。勒限清報。期於大畝足額而止。旣無虧於國課。復有利於民生。澤及千家。恩流奕世。州士民惟有焚香頂禮。效九如三多之祝而已。事關民瘼。伏惟
鑒照。

脫漏戶口。欺隱錢糧。弊在里書與吏。而害則在小

民言之有隱痛也。司牧可不土聞乎。梅公

潛菴先生遺稿

書卷之二

六

明言利弊如指諸掌

上糧道張爾成公祖書

客歲奉謁荷蒙雅愛古道交情近今罕覩漕米舊例
官收官解去年蒙執事軫念焚黎准解原徵漕銀發
灘役代買官吏省盤費之累士民免接濟之害造福
地方功德無量格外之恩何敢再望然今歲時勢更
有不同某誼切桑梓不能再爲禱頤也去歲止州
判丁憂解任今歲吏目亦緣事斥逐衙官之署空然
無人萬不能官買矣外此里下代買既干功令惟有
差役買米一法耳凡茲胥役有何才識見利忘身比
比皆然若領銀到灘任意花費正額漕銀必至不敷
欲另行賠補官吏無點金之術卽追比原役而花費
者不能復還敲朴終屬無益若加派接濟則旱蝗告
災窮黎難堪再剝况目下協濟桃源派柳六萬隆冬
守候河干顛連萬狀真仁人君子所惻然憫念者接
濟之說固執事之所嚴禁卽時勢亦所萬萬不能者
也伏乞准照去歲例將額銀解上發灘役代買庶胥
役不得借端分費里甲不至重累卽某伏處鄉閭亦

同農夫野老歌頌弗諼矣

潛菴先生遺稿

書卷之二

七

義者權宜之謂若執而不變非義也因時制用妙
得其宜

梅公

如伯安江西諸示顯易切當有用之學也

潛菴先生遺稿

書

卷之二

子

與管河郡判馮公書

桃源協柳一事蒙執事嘉惠窮黎就近設厰省轉運之勞九屬受恩無量睢州派柳六萬遵奉嚴檄俱已星速上納但梢數繁多限期迫促採辦運送晝夜拮据亦不能給某等誼切急公反覆籌畫有一通融之術實官民兩便之道敢冒昧賣陳希賜採擇焉睢州舊有柳梢約四萬有奇久貯河干年來疏濬得宜宣房無恙今協工告急似宜載運前去那緩就急既以慰河臺西望之意復以見執事救助之功新派柳梢

潛菴先生遺稿

書卷之二

三

接續上納報完協工之數既足仍補完河上舊梢以備萬一之用在執事不過畧爲通融而民間稍緩須臾遂可免典妻鬻子之苦不然限期逼迫勢難周轉鞭笞雖施亦鮮成效執事天地父母之心諒必惻然動念也如曰枝梢各年派定不便那移竊思核梢與他項錢糧不同堆貯河濱日久亦漸糜爛存之數年竟歸烏有誰非百姓脂膏何忍聽爲棄物若一遍融不但有益東工且本地收以新易陳之効執事福德鴻厚自是平成永賴卽或培固隄堰爲預防之計而

舊數依然新陳較勝况士民孰無本心感恩圖報方
銜結不遑踴躍歡呼上納更自敏速某等窺管之見
不敢不竭伏惟慨諾幸甚幸甚

宋文中最愛曾南豐救荒議斟酌盡善非紙上陳

言此書何減南豐

梅公

利害言之鑿而通暢和婉更傾人聽陸敬輿李長
源之論事不能過也

潛菴先生遺稿

書
卷之二

三

答耿亦夔書

昨辱賜顧言下直截了當無葛藤回互之病真任道之器也復承手教字字真切且虛懷可挹不勝佩服慮把持不定及事物畱滯累心具見工夫近裏着力非從事口耳者比愚以爲學者當先明心體心體既明日用間只用提醒法使心常在莫令昏去自無閒思雜慮不用把捉若把捉是反添一念越見雜亂矣朱子曰人只一心識得此心使無走作雖不加防閑此心常在又曰心只是一個心非是以一個心治一個

潛菴先生遺稿

書卷之二

三

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又曰學者常用提醒此心使如日之升則邪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只着些子力去提醒照管他便了不要苦着力着力則反不是合三說觀之大要可觀矣朋友講習最爲得力常常對正友講論妄念自無由而生朋友難得又不能常相會同里有一田梁紫又設教商丘數月不能一面此君是真用功心身者異日相遇幸莫錯過耳孟尹玉年翁見賜雲浦先生年譜深感厚意幸代致

謝臨楮不盡願言

心體一不提醒則放矣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正
是此意 榘公

所謂心體卽是五常因發而驗其離合卽喚醒法
矣若別求治心之方恐入異端界裏去也

潛菴先生遺稿

書卷之二

齒

答耿亦夔書

茅齋一晤忽忽又復經年。相去不過兩舍不能時時請益。每一念及爲之惘然。足下英毅篤實。吾黨領袖。同人仰慕實殷。承教檢得慎思一語。時爲照對。具見工夫之密。此道惟在人所不見處用功。離了事親從兄處事接物何處討本。性着落離了戒懼內省何處討復性工夫。打併此心歸之一路。久久自有宇泰天空景象。不然欲治私而萬起萬滅之私愈不可治。何由見寧貼時乎。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况心性之

潛菴先生遺稿

書卷之二

三

學乎

見地切實較之敬齋白沙更有把握

梅公

精實可遵由不爲影響支蔓

又答耿亦夔書

前屢承手教知用力真切循環讀之不勝佩服吾輩處世無無事之時亦無皆知已意之事物拂亂正學問得力處定靜安慮總由知止知止工夫在格物致知此知之本體是天所賦我的能致知的本領亦是天所賦的但人不肯用力耳能致知則意可誠心可正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矣此事未可騰口說亦難求速效

如此誨人可謂苦心苦口

梅公

潛菴先生遺稿

書卷之二

美

語語親切但立語頗高學者循個階級以克其節目便於先生爲無負細味末二語須知先生原不滲漏也

答施愚山書

去歲秋杪，接手教，浣露讀之，如侍左右。至仲冬，吳冉渠公郎於書笥中得年兄先生寄札一函，乃庚戌六月二十五日書也。以時計之，在枉駕敝廬之先。蓋六月閱春秋矣。三月之內，兩拜大教，曷勝欣慰。年兄道德文學，爲海內所宗。齊魯西江，壇坫相望。遊屐所至，握衣受業者甚衆。倡明吾道，非年兄其誰望乎？弟材質駑下，不能日承鞭策。此中徒懷鬱鬱耳。孫徵君先生天不憖遺，已於乙卯之夏捐館舍。以時方多難，卽歸

潛菴先生遺稿

書卷之二

三

寔矣。遠承慰存，併貺雙金，卽托友人寄之。蘇門其家偶有因人受過一事，長者皆出門經理，未得報書。俟寄到當另覓便奉上也。子完深荷高誼，感頌不容口。子完樸實長者，熱心爲人，多受人負，誠如台教。可謂相知之深。聞耕巖先生卽世，此弟仰止數十年者，不得一遂。問字之願。先生晚年，遯跡空山，造詣益深。必此是何善心腸。視人世如美與夫。切漢福賢哲。有遺書可紹先哲年兄自當爲之表彰。若有付梓者，精神所寄者真如蠅蚋。求示一二。施兄虹玉工夫篤實，有真精神。鼓動後學，未易及也。聞之不禁嚮往。吾道衰頽，總由躬行實踐。

者少利慾之根難斷巧偽之術易工苟非察識本體擴而克之終日終身綿綿密密曾無滲漏何由對天質人不愧不作一切聰明意見門面格套皆是的是然日亡悞人一生惟年兄從直賜教千里如同堂也孫先生誌銘冢嗣委弟爲之草草不文奉寄一冊求斧削爲感欲言百端不能備悉

公
欲求對天質人不愧不作方是向上一層學問

梅

末幅警人最切精神燦煜使讀者言下醒然

潛菴先生遺稿

書卷之二

三

答姚岳生書 名爾申

舍弟西旋承寄手教叙性道大原歸於太極累累千餘言詳且盡矣又惠社藝九篇皆醇正雅當反復讀之知河洛之間復有如月川雲浦者出焉吾道之幸不勝喜躍獨其文辭過恭若欲問道於盲者則何敢當此道無古今無人我象山謂東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于百年上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學者必求得於心證其所謂千聖同原者勿牽滯於文義訓詁之末則善矣來書引朱子言人須是

潛菴先生遺稿

書
卷之二

无

於大原本上看得透仁義禮智每日開眼便見四字則世間道理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言最爲真確仁義禮智開眼便見則應事接物無非天理流行此不是尋常摘句得來亦不是空空思索可至必須日用倫常隨處體認天理久久純熟自有得力處識得本體好做工夫做得工夫纔算本體先儒立論各有所重心之精微口不能言况筆之於書乎惟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始爲善領略近代一二名儒辨析極其精詳不爲無功而分別過甚反滋後學之惑本體

未明工夫無據卽闡盡道理終屬門外漢。周子所謂太極豈徒索之天地陰陽乎。亦證取人之所以爲人耳。登封與貴里密邇。逸菴造詣篤實。近聞仲誠僑寓超化。試過而問焉。必有相發明者。道不遠人。學有餘師。努力精進。仰望實切。行人勒轡相待。匆匆不盡欲言。

除却日用倫常無下手處。如此指點後學皆知入

門矣。梅公

諸書皆有一二處最切指示。鳶魚活潑。只在目前。

潛菴先生遺稿

書卷之二

三

惟俟人之識取無易於近可也。

與耿逸菴書

初春有小札併致仲誠一函。想久達座右矣。嵩少之約二十年未得一遂。今四方多故。不敢輕言出門。正未知何日能踐耳。鞏縣姚岳生。端謹好學。志向頗正。不遠數百里。問學於某。詢及道履。頗能言其大槩。雖未得立雪門下。而仰止甚切。某以岳生密邇講壇。宜奉教左右。不宜問道於遠。相畱二十餘日。以聞兵亂辭歸。今後學苦於無志。言及此道。不驚駭。則非笑之矣。能徒步往返八九百里。降心執弟子禮。此其虛懷。

潛菴先生遺稿

書卷之二

三

非近世士也。愧某無以益之。先生學術行誼。爲人倫模範。鄉里後進。尤宜獎掖。惟進而教之。翼日當有成。就。徵君夫子夏峰建祠。某有小引奉啟同人。想已傳致。惟鼎力倡率爲荷。志學會約呈覽。敝郡同志如徐邇。黃田。梁紫。工夫可稱精進。少年中如吳子淳。張珮。行皆穎悟。非常此道。似有興機。先生以數言鼓勵之。真百朋之賜也。臨楮不盡欲言。

將進後學殷勤不已。樂與人爲善之懷。至今可想。

冲懷仁心一時並見正是四端察前倚衡故隨施
各當如是

潛菴先生遺稿

書卷之二

三

香齋叢書

水滸詩小一輯並其五卦四靈蔡前倚衡故隨施

答姚岳生書

去歲遠辱惠顧自愧鄙陋無以相助別後未遇便鴻音問疎濶西望緱嶺洛浦時切伊人之想足下天資穎異志趣高明且與逸翁壇坫近在咫尺朝夕質證其進白不容已來教慮外物牽泥私念起滅疑本真未透涵養未熟具見進修之功愚意二者實兼有之外物亦不能却私念亦未易滅此中主腦惟在必有事焉一句若丟却必有事功夫萬起萬滅之私何由可止昔王心齋先生一念愛親出於真誠久久純熟潛菴先生遺稿

書卷之二

三

忽心量洞明悟性無礙遂覺天地萬物爲一體自行住語默皆在覺體中足下今高堂眉壽兄弟怡怡此人生最難得事於事親從兄之際時時要見真性

原撥轉

可謂隨事指點亦可謂本

發露推之應事接物處處着痛癢久之自見全體渾

然物我無間時不可徒向古人窠臼作一場好話說過也初入道怕抵當流俗不過一切世情紛華念頭纔起便當斷却貴莊在山中人情朴淳勝敵地數倍爲學較易藥餌之賜深荷雅意逸菴一札求面致

只教人於事親從兄處體勘有子孟子可以相證

梅公

此與論語問孝問仁諸答同意

潛菴先生遺稿

書

卷之二

言

與李襄水書

足下正學強骨清搽長才天下無其倫比。歷任以來一塵不染興利革弊造福百姓聞之殊爲欣慰。近聞均役一事本欲拯民困苦而守郡者輒爲中傷之端。賴洪都諸君子諒其苦心公道猶存。然時至今日作善良非容易。天下君子原少。上官豈能盡賢。且人情難測。我輩愛民之心常切。而事上之才常拙。任事之意常盛。而弭謗之術常疎。萬口歡騰之時。忌者卽從中而起。往往然也。故今之吏黜弊去其太甚舉事必潛菴先生遺稿書卷之二

壹

存小心循規蹈矩無露鋒芒。異日當國家大任。不茹不吐。正在此時磨鍊出來。勿謂異已者非我輩藥石也。

此書當錄之座右奉爲箴銘

柳公

深心苦口格言良箴

聖政日新比隆堯舜待選者鱗集闕下猶念及告
病官員令保舉起用

皇上愛惜人才之至意古今罕覩臣子何心其忍
然地方官仰承德意保舉人才自是盛舉被舉者
不敢冒昧承當具呈辭遜亦是各盡其道難進易退
古之人皆然何足怪也

皇上本意憐才而地方官不能相信遂至夤緣干求
是此典徒開天下奔競之門以此起用欲受職之後

潛菴先生遺稿

書卷之二

三

清白無欺豈可得乎州守程公愛賢重士卓有古風
某所深感恐天下如程公者不可多得耳軍政一案
本府駁語隱隱爲此旣不能相信而欲苟且求一轉
詳自處無乃太苟簡乎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
不由其道承諭程公難於具結某以爲仍保舉則難
於其結若以爲旣有此事免其保舉竟行回銷似無
甚難又承諭托人向郡守一言此正某所以堅辭之
意也出處大節三十年所學何事十四年林下只如
旦暮過此再十四年卽成六十老翁矣人生如白駒

過隙安能枉道博一區區方面哉某昨復具一呈懇辭乞致意程公卽據以回報總之臣子諳當報國地方官相信而故辭之不可也功令甚嚴地方官不相信而必強之亦不可也某之自處如是惟足下教之草草具復不宣

於出處之際見得甚明處得甚當此豈肯枉道求

人者

梅公

光明洞達而無一毫矯激方是任理不任氣之學

潛菴先生遺稿

書卷之二

七

卷二

答張仲誠書

劉仲藏至拜讀手教甚慰渴懷聞先生久寓超化往來嵩少與逸菴印證所學此吾道昌明之會借保舉一事作合真奇緣也來書云存心必實見所謂心而存亦不虛養性必真知所謂性而養自不眩諸語可稱透宗佩服無量某竊妄意五經四書字字從原本發揮今人惟不真識所謂性故以聖道爲平實者多滯於形迹而不知聖道不離日用飲食而非粗淺也以聖道爲高遠者或涉於虛空而不知聖人窮神知潛菴先生遺稿書

卷之二

美

化而非虛空也。孰虛空者固茫無把柄矣。以日用飲食爲道而不明原本則行不著習不察何由上達天德乎。程子之學在主敬此自己得力處原有存養工夫在內故其言曰存養是主人省察是奴僕非若世人把持裝綴之謂也。陽明致良知第是就平日得力握要處舉以示人卽誠正工夫亦在內亦非世人重知遺行之說也。凡真儒立言雖若偏主工夫俱包體用惟大學中庸首章說得分明完全人真信得道不可須臾離何時可不戒慎何所容其襲取某才本庸

下正賴良友夾輔乃相別十載夢寐依依不得一晤
安得嵩譚錄三卷盡付一讀爲豁開茅塞之助乎仲
藏無事可代爲抄寫幸授原稿不知可否秦中近已
大定閩海又已廓清楚蜀蕩平應在指日此番劫運
既過廟堂當有一番久安長治規模非大賢不能
任此且難進易退固士君子之節而任止久速又有
非可用人意見者以先生今日所處似西行在所難
已兵火之後撫綏殘黎登之衽席亦我輩快事不知
先生以爲何如

潛菴先生遺稿

書卷之二

堯

警醒處直截了當包一部中庸在內

梅公

論學術論出處講習之說孰大於是

答李襄水書

聞足下遂動拂衣之興。果爾使生民不得被大儒之澤。似不可也。然賢者出處。關係世道。天相國家。恐有欲退不得者。以義論之。身在危疆。委曲擔荷。方圓並施。經權互用。總以保固地方。拯救殘黎爲念。古之君子。當此境界。儘有苦心。不可告之人者。及事過險出。人皆服其深心大力。足以弘濟時艱。物望愈重。鉅任將歸。此一道也。若事有難爲。奉身而退。以威武不屈爲高。此亦一道也。二者總內度之心而已矣。進退所潛菴先生遺稿書卷之一纔是學問歸宿早

關要徹底。打算合乎天理。無一毫私心。則進退皆道也。出處二字。非人所得與。故某不敢爲執一之論。畧布區區。不盡。

說得兩下分明。而筆意在宋元間。梅公

圓瑩無滯。非模稜也。如先生方可以語權。近方於紛龐。轉轉中稍識下手。欲有就正。昔無由訪先生於千里。今無由起先生於九原。爲之嘆時命之窮。

再答姚岳生書

一別數易星霜懷思殊深。生自前歲奉

召。匆忽北上。自揣疎庸。不足仰副盛典。不謂濫竽侍從。史局重人。編摩難就。入春以來。手不停筆。衰病侵尋。支綴不易。卷帙浩繁。載籍缺畧。幸同事人多。交相策勵。大約明歲春夏。草稿報竣。或可乞身耳。耿先生力任斯道。河洛正傳。爲之大振。不禁神往。足下朝夕請益。當有心得。此道不在多言。惟時時刻刻。將先聖先賢言語。反復尋繹。一一體會。上身來。久久得一貫。

潛菴先生遺稿

書

卷之二

聖

通處是真主腦。先聖先賢無閒言語。句句是要義。只被千百年來皮膚訓詁埋沒。令聖賢垂世立教字字從誠意中發出來的。都晦昧不得顯現。亦散漫不得歸一。所以學者靠不得書冊。却離不得書冊。離不得師友。亦靠不得師友。惟得之難。此理斯真。爲我有故。。然。有。次。第。然。階。聖人循循善誘也。觀夫子之告曾子。與告子貢。一貫者。可識其旨矣。。教。却。較。

似宋儒語錄中要語

梅公

爲學之上與誤學之弊。一一如掇然未易會得。

答耿逸菴書

前歲得讀爲學六則。平正精實。次序分明。已勒之座右矣。去春復拜手教。兼惠佳詠。彼時卽銳意束裝。欲尋嵩少之約。偶以事阻。未幾任修誌之役。入秋臥病。兼旬。惟切馳仰耳。來札似有惠顧之意。同人無不踴躍。雖渙間得借大賢過化。何其幸也。佇望佇望。承教道本中庸。作不得一些聰明。執不得一些意見。逞不得一些精采。三語最爲精當。某謂人生一落軀殼。便

潛菴先生遺稿

書卷之二

星

未易脫離。必須消磨。不使乘機潛發。本性得以用事。方可言學。然習氣根株已深。力量最大。發不及覺。覺不及持。夾雜隱伏。消磨實非容易。方自以爲剛毅也。而中藏客氣。自以爲密察也。而實多粘纏。與人似恭敬也。而陪奉世情之意常多。論事似持平也。而依阿不斷之意時有。利心卽不動矣。而名心未必全消。邀福之念不生矣。而殒壽未能不貳。凡此皆非真金。經不得烈火。一煅誠使日用動靜盡是。天命流行。則本性自有明覺。而非作聰明也。本性自有正見。而非執

意見也。本性自有光輝，而非逞精采也。先生有過人志行，過人力量，某所夙夜仰止者，不能時時就正爲歉然耳。張仲老嵩譚錄，便中付岳生錄示，爲感。家累衆多，婚嫁未畢，田薄賦重，追呼日迫，出門旣難，便鴻又稀，何時追隨杖屨了此一役心願也。

學道人病痛能一一指出，要知真金亦從百煉中

來。
梅公

抉其弊病，示以工夫，旣痛快復簡括，自是本所得而爲言也。

潛菴先生遺稿

書

卷之二

聖

答耿逸菴書

劉生至得接手翰如侍函座某前札請教中多率易之言所云日用動靜盡是天命流行工夫純熟後當是如此明得盡渣滓都渾化談何容易我輩只是懲忿窒慾遷善改過是切實用功處時時見有善可遷有過可改便是學問進益處此心不可令昏散亦不可躁迫如養鷹如馴雉只要耐心久之上臂歸庭自有日也承教未去窮理便說涵養却涵養個甚的具見體認之精某思窮理功夫亦未易盡必待窮理盡

潛菴先生遺稿

書

卷之二

四

後方用涵養何時是涵養時窮理非空空窮理程子謂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又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匪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又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又曰敬以直內是涵養事如此則涵養二字亦分不得在窮理前後今人把涵養二字看得空了故易流於虛寂窮理是零碎積累的工夫涵養是主宰本原的工夫固自無容等待無容分析也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

致知朱子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二者不可偏廢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二者亦互相發固未嘗截然分先後也惟先生再詳示之六則似無病也聞修葺嵩陽書院此舉甚善某林居二十年因循頹惰虛度光陰今

聖主下求賢之詔大臣有以賤名誤塵

天聽部檄已到不能辭免進退維谷料衰廢之餘不堪振拔放歸山林踐嵩陽之約有日也想像補期近遄駕北上把晤長安何如

潛菴先生遺稿

書卷之二

五

聖賢千言萬語不離一敬字戒懼慎獨無非敬也學問進益處全在於此

梅公

中間語語透宗足驗進德之效

答顧寧人書

前歲山史自關中見訪詢及交遊名賢卽曰吳郡顧先生品高學博國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曆象河漕兵農之屬無不洞悉原委坐而言起而可見諸行事真當今第一有用儒者也後晤甫草元禮往往言與山史同某私心嚮往冀或旦暮遇之屏居丘園過從稀簡又足跡久不及四方度無從奉教左右一旦承先生手翰遠及若以某爲可與言者感愧何如吾道之衰久矣得大力闡明豈非斯人之幸承諭近日言

潛菴先生遺稿

書卷之二

吳

學者溺於空虛無當最中今日流弊竊謂孔門七子稱顏子最爲好學孔子所與終日言而不違者今論語所載不過問仁問爲邦兩章而已言仁以視聽言動合禮爲目爲邦以虞夏商周制度爲準喟然一嘆亦以博文約禮爲夫子之善誘則聖賢之學非空虛無當也明矣至曰一貫曰無言總見聖學全體大用內外合一動靜無非道妙亦非虛空之說所可假借陽明良知實從萬死一生得此把柄當時確有實用今人不求所以致之之方而虛作一番光景玩弄

故流弊無窮。某妄謂今日無真紫陽亦未必有真陽明也。大刻精確，有裨世道，敬服敬服。惜不能得日知錄盡讀之，何時面聆台教，聞所未聞乎。

寧人之學博綜貫串，得此更見淵源。梅公

不敢輕議前賢，正是自己體勘深至。

潛菴先生遺稿

書

卷之二

七

與田篁山書

去秋匆匆北上。雖諸同人贈言多勸勉之辭。而弟自信疎庸。必蒙放免。不過數月。可以言旋。不成久別也。不意被

命修史。此事古人所難。如弟卽勉力爲之。不知可告無罪否。足下三長具備。無有爲

朝廷言之者。可惜也。天下有司馬子長而使之逍遙局外。則其書亦可知矣。臨時有可以請教者。當詳細具陳。乞不吝指南。今有求書之令。郡中故家藏書尚

潛菴先生遺稿

書

卷之二

吳

多有裨史事者。勸令出獻。當膺破格之賞。徐邇老張于老兩先生相繼作古。吾道何賴。徐先生平生不尚著述。如我子傳與足下論學諸札。併制義數十篇。皆心力所在。可與同志商量付梓。以永其傳否。此亦有關係事。似當圖之。又李激野夫人殉節事。大筆定當爲之作傳。乞賜一讀。都下必有詠贊其事者。非有佳傳不可。近日作何功夫。有何新作。便中統求賜教。頃接公垂札。云道體稍稍違和。想已大康。伏惟爲道保重。臨楮依依。

數語中有樂善之誠

柳公

潛菴先生遺稿

書

卷之二

九

與田簣山書

一別遂及兩載。悵望殊殷。山蔚見示徐先生制義。今又獲讀論學諸牘。與足下所叙行畧。徐先生一生學力。具見於此。誠後學所當盡心也。弟庸腐無似。濫竽史局執筆爲之。始知才力不逮。馬班無論矣。陳承祚李延壽。何可及哉。近見人侈口備責前人。皆坐不解事耳。張先生抱影河濱。三十年聲光俱寂。其躬行心得之妙。豈外人所能及知。但史目斷限。尚未議定。卽夏峯先生亦在商榷。正可相劄也。忠節門人物甚多。

潛菴先生遺稿

書

卷之二

五

不敢遺漏。無問於在內在外。台意具悉。無煩過慮也。衰病侵尋。入春過甚。史事全無頭緒。而告歸者已多。近於自求便安。故有所不敢。若史事粗就。卽可乞身。不能俟其成也。知行並進。敬義夾持。千聖心傳。不外此八字。必須百情刊落。方能證取。此非實歷過者。不能知。聖賢妙諦。不可作語言文字觀。正以此耳。弟以吾鄉禮多不經。妄欲作一通俗家禮。因循久之。未能脫稿。今在京復不暇。爲乞足下慨然任之。弟得附名卷末。此亦明禮正俗急務也。聞足下六忠祠前新置

一宅喜甚喜甚異日各各回家衡宇相望一大快事也徐先生傳不敢辭稍暇草一稿請教爲道珍攝爲望

史非易言此宋仁宗有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之

歎也 梅公

潛菴先生遺稿

書
卷之二

三

答田贊出書

六月二十八日得接五月二十八日台函言及禮文之編謙讓過甚引考亭云云以爲必有積於立言之先者然後可得而言又云是書雖以通俗爲準必當上溯古經以窮其源使人知禮所自來爲吾日用之所不可缺下酌時宜以浚其流使人於禮皆可盡不苦吾財力有所不能辦旨哉言乎非有道者誰能爲此此某之所以逡巡而不敢任此某之所以謂非足下不足任也中州之以禮自持學博綜而審權衡者

潛菴先生遺稿

書卷之二

三

足下之外有幾人乎吾夫子曰立於禮又曰不學禮無以立若平時未嘗講明一旦臨事卽平日知其不可者亦隨俗行之蓋中無所主驟難執持也卽欲執持而謹之者衆卒亦變而從之也倘如考亭言慮後

所責亦正而嚴

日爲此病敗則亦求勿敗而已矣若慮其必敗而不爲非有志之士所敢安也凡著書草創規模爲難至斟酌損益尚賴朋友又不必太與與則人難曉也亦不必太繁繁則人難知要也某展轉思之終以爲非足下不能任願足下留意勿讓也不然吾州幸有一

好古秉禮之君子而不能成此書則末流頽俗誰與
砥乎亦可歎也史事武廟以前草稿粗就總裁日事
勸講領事繁多不能專及未免有頭白汗青之嗟承
諭漸入所見所聞不得誤於無稽而各極深趣三復
芳規饒有餘味謝謝張徐兩先生傳自不敢忘細讀
鴻篇不減崔蔡愈不敢草草惟少寬以時日當勉報
命徐先生墓碣序學後錄求賜一讀夏月與仲誠論
學此公真不可及崔玉階深於易理制行端方此都
門良友敢附以聞餘不盡

潛菴先生遺稿

書

卷之二

三

禮失而求諸野先生之意蓋欲由鄉而達之國也
梅公

論失禮之由以見禮之當講相勉處更使庸夫亦
知自奮喫緊爲人於此亦可想見

上總憲魏環溪先生書

先生道德經濟清操峻望朝廷倚爲柱石士林仰如
斗山凡有奏對皆國計民生賢才進退治道升降所
關至誠剴切足以感動

天心

皇上虛懷採納言無不從明良相遇天下拭目以觀
太平近復辭司寇之命請畱總憲以汲黯自擬

皇上亦嘉悅而畱之君臣相信無間三代而後不多

見也先生正色立朝百寮嚴憚所謂猛虎在山藜藿

潛菴先生遺稿

書

卷之二

書

爲之不採固不在條舉一二事糾叅一二人遂足盡

職掌稱報効也而都下縉紳以及儒生不能盡明斯

義以爲翹首跂足願聞讜論而兩月以來未聞有所

論說議論紛紛近聞有江南監生馮景致書臺下不

知曾塵清照否某未見其書云何又有云此書已達

政府呈 御覽者料此言必不確而口語藉藉至有

公言於班行者某實聞之蒙先生下交二十餘年又

辱薦牘知已之感古人所重若有聞不告非事大賢

之道且非所以報知已蓋自請留任爲近代不經見

之事故自處較難無再拜他官之理而總憲非久居之地壯往直遂非大臣之道而委蛇順時非自任之誼盛名難副晚節難保先生詳審之某不敢以此聞於人也巳未六月十七日

有言必期其盡然正說得委婉而持盈保泰之道俱從格致誠正中來可爲大臣金鑑

梅公

如歐文忠之論唐介剴切中風徽溫徐與尋常以直自居者不啻霄壤愛魏公之深期魏公之大可謂道義盡頭之支

潛菴先生遺稿

書卷之二

壹

答劉叔續書

前榮任朱襄卽奉德音旋應 召北上未得一聆清
輝抱歉殊深敏修入都盛稱足下持躬教士禦獲卓
然日切仰止長安鹿鹿未得修候乃遠承手翰謙冲
過甚令弟致命再三嫌於自外不敢不仰成高誼僕
學無原本疎懶自廢二十年林泉與漁樵爲伍時人
以爲淡於名利似稍知道者其實不然也竊嘗負笈
百門側聞緒論學者首在志道而遺利重內而輕外
以聖賢大道爲必當由異端邪徑爲不可蹈其功在

潛菴先生遺稿

書

卷之二

五

主敬窮理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此入道
真訣也惟在細心體認今師道久廢膠庠虛設士風
日頽振興匪易柘邑素習近古足下一稟先型以身
爲教敏修刻志躬行精進匪懈敝州田梁紫踐履篤
實學極淵邃此皆可與夾輔進德十室必有忠信惟
要有真精神鼓勵多上秉彜具存必有賢者應之胡
安定曹月川豈異人任君子思不出其位毋以菑齋
冷局視爲不足爲與世俗同類相效也講學只在當
下所處之地所處之時舍此而談空說悟直作一剪

身說法最爲吃緊

四九

話頭講過終與自己無益也。僕生平不敢爲此學。以爲今天下大病。總坐一僞字。有來相問者。惟欲先去此字。然後有商量處耳。

去得僞字。方爲實學。此喫緊爲人處也。

梅公

語語真實。且有次第。人能如此下手。又何須尋師訪友爲也。

潛卷先生遺稿

書
卷之二

五

與劉叔續書

前遠承手翰，更勞令弟賜顧。值史局初開，編摩無暇，未得少盡鄙曲。抱歉良深。夏月張仲誠先生在京時，常晤對，其學真腳踏實地。其要在於主敬。程子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只纔整齊處，便是天理。別無天理。只常常整頓思慮，便一。此一此。見。仲。誠。先。生。心。傳。段是仲老得力處。而仲老與崔玉階先生皆精於易學。有心得，不依傍前人制行，皆端方。確有把柄。此當代真儒也。惜仲老不免西川之行。西川當有賢者待其潛菴先生遺稿書卷之二

美

陶鑄不獨殘黎沐德化也。士君子行止皆關天意。非人所能爲也。因便附候道履，拙卷本不足觀，因令弟前欲觀，今呈覽。

是稱揚張實以指點劉當下有兩意在

梅公

先生無人，不以正論相告於人。一善無不逢人稱述，足見胞與之懷，與好善之量，曩絕人區。

答黃太冲書

戊申承先生賜證人會語。又得讀戴山遺書。知吾道真傳。實在先生。當時渡江匆匆。未得面晤。至今歉然。戊午入都。於葉訥菴處。讀待訪錄。見先生經世實學。史局既開。四方藏書大至。獨先生著述弘富。一代理學之傳。如大禹導山。導水脉絡分明。事功文章。經緯燦然。真儒林之巨海。吾黨之斗杓也。承乏試事。擬撤棘後。一登龍門。遂夙昔之願。乃蒙主一惠然。遠臨台函。眷愛慙慙。若以爲可與聞斯道者。某何幸得此於

潛菴先生遺稿

書卷之二

七

先生哉。竊以學者要在力行。今之講學者。祇是說閒話耳。詆毀先儒。爭長競短。原未見先儒真面目。學者不從日用倫常躬行實踐。體驗天命流行。何由上達天德。何由與千古聖賢。默相契會。如此卽推奉先儒。與詆毀先儒。皆無當也。戴山先生曰。心體是圓滿的。忽有物以撓之。便覺有虧欠處。自欺之病。如寸隙當隄。江河可決。切至之言也。先生曰。戴山從嚴毅清苦中。發爲光風霽月。學問縝密。而平實人語。一書真。有迹轍可循。不患不至。上達此善論。戴山者也。承命作

戢山學案序自顧疎陋何能爲役然私淑之久不敢
固辭目下匆匆起行不敢率爾命筆舟中無事勉擬
一稿請教得附名簡末遂數十年景仰之私爲幸多
矣忠端公集盥手拜讀如對道容敬謝敬謝臨楮瞻
依言不盡意

講學人祇是說閒話一語道着他心坎今之開口

詆毀象山姚江者未知具何等意見

梅公

分別爲學得失如辨蒼素人勿自盲其目以負先
生則斯道終有賴矣

潛菴先生遺稿

書卷之二

卒

與黃太冲書

去歲承乏貴鄉。未得一瞻光霽。幸與長公晤對。深思靜氣。具見家學有本。爲之一慰。戴山先生文錄。承命作序。某學識疎陋。何能仰測高深。逡巡久之。竊以先生忠誠憂國。似司馬君實。奏對詳明。似陸敬輿。骨鯁清直。似汲長孺。雖未盡其用。而大疑大案。據經廷誨。維持國體。保護正人。世道人心。補益弘多。其學辨析義理之幾微。究極天人之奧窔。此孔孟之真傳。濂雒之嫡派也。某生也晚。私淑之誠。積有歲年。但識旣汚。潛菴先生遺稿。書卷之二

空

下筆復庸俗。不能稱述萬一。惟望芟其蕪穢。正其譌謬。不至大有乖誤。受賜多矣。學路久迷。事事皆爲奔走聲利之場。詆譏先儒。樹立壇壝。雷同附和。不知身心安頓何處。深懼吾道荆榛。雖勉自砥礪。獨行寡助。如瞽者之俛俛無所適。伏望時賜指南。加以鞭策。倘有所進。飲水思源。敢忘所自。文錄學案。何時可公海內。蚤惠後學。幸甚幸甚。

於企慕戴山處。卽寓自勉勉人之意。閱者可發深

自許之謙自砥之切洋溢筆楮

潛菴先生遺稿

書

卷之二

空

自許之謙自砥之切洋溢筆楮

答陸稼書書

先生正學清德，僕私心嚮慕久矣。承手教及大作，仰見崇正道，闢邪說，至意嘉惠良深。敬謝敬謝。來諭云：孔孟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學者但患其不行，不患其不明。但當求入其堂奧，不當又自闢門戶。此不易之定論也。再讀學術辨，云：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末學之弊。又云：涇陽景逸，未能盡脫姚江之藩籬，皆極精當。非先生體認功深，何能言之鑿鑿如此。獨謂僕不欲學者，詆毀先儒，是誠有之。然有說焉。僕少無師承，長

潛菴先生遺稿

書
卷之二

三

而荒廢，茫無所知。竊嘗汎濫諸家，妄有論說。其後學此是○考見○先生○生平○歷○懷○惻○惻○語稍進心，稍細甚悔之。反復審擇，知程朱爲吾儒之正

宗。欲求孔孟之道，而不由程朱，猶航斷港，絕潢而望。至于海也，必不可得矣。故所學雖未能望程朱之門，墻而不敢有他途之歸。若夫姚江之學，嘉隆以來，幾遍天下。近年有一二巨公，倡言排之，不遺餘力。姚江之學遂衰，可謂有功于程朱矣。然海內學術澆漓日甚，其故何與。蓋天下相尚以僞久矣。巨公倡之于上，隨聲附和者多。更有沉溺利慾之場，毀棄坊間節行。

虧喪者亦皆著書鏤板肆口譏彈曰吾以趨時局也

亦有心未究程朱之理日不見姚江之書連篇累牘

無一字發明學術但挾摘其居鄉居家隱微之私以

自居衛道閑邪之功夫許以爲直聖賢惡之惟學術

所關不容不辨如孟子所謂不得已者可也今舍其

學術而毀其功業更舍其功業而訐其隱私豈非以

學術精微未嘗探討功業昭著未易詆誣而發隱微

無據之私可以自快其筆舌此其用心亦欠光明矣

在當年桂文襄之流不過同時忌其功名今何爲也

潛菴先生遺稿

責人者貴服人之心自古講學未有如今之專以謾

罵爲能者也或曰孟子嘗闢楊墨矣楊墨何至無父

無君孟子必究其流弊而極言之此聖賢衛道之苦

心也何怪今之君子與夫陽明之果爲楊墨否姑未

暇論竊以謂孟子得孔子之心傳者以其知言養氣

性善盡心之學爲能發明聖人之蘊也蓋有所以爲

孟子者而後能闢楊墨熄邪說閑先聖之道若學術

不足繼孔子而徒日告於人曰楊墨無父無君也率

獸食人也恐無以服楊墨之心而熄其方張之焰矣

書

卷之二

空

孟子曰今之與楊墨辨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菴又從而招之則知當日之與楊墨辨者亦不乏人矣今庶片言隻字之存則其不足爲輕重可知也然則楊墨之道不傳於今者獨賴有孟子耳今不務爲孟子之知言養氣崇仁義賤功利而但與如追放豚之流相頡頏焉其亦不自重也已來論云陽明嘗比朱子於洪水猛獸是詆毀先儒莫陽明若也今亦黜夫毀先儒者耳庸何傷竊謂陽明之詆朱子也陽明之大罪過也於朱子何損今人功業文章未能望陽明之萬

潛菴先生遺稿

書

卷之一

五

一而止效法其罪過如兩口角罵何益之有恐朱子亦不樂有此報復矣故僕之不敢詆斥陽明者非篤

快○上○筆○大○似○後○本○塞○源○論

此○一○段○極○平○心○論○極○警

信陽明之學也非博長厚之譽也以爲欲明程朱之道者當心程朱之心學程朱之學窮理必極其精居敬必極其至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禮子臣弟友必求盡分久之人心成孚聲應自衆卽篤信陽明者亦曉然知聖學之有真也而翻然從之若曰能謾罵者卽程朱之徒則毀棄坊隅節行虧喪者但能鼓其狂舌皆將俎豆洙泗之堂矣非僕之所

敢信也。僕年已衰暮，學不加進，實深自愧。惟願默自體勘，求不媿先賢。或天稍假以年，果有所見，然後徐出數言以就正。海內君子，未晚此時，正未敢漫然附和也。今天下真爲程朱之學者，舍先生其誰歸？故僕將奉大教爲指南焉。道本無窮，學貴心得。胸中欲請教者甚多，容專圖晤。求先生盡教之。

中有名言確論，自覺精神煥發。

潛菴先生遺稿

書
卷之二

六

答友論學書

某少遭喪亂。學無師傳。入仕與曹厚菴先生同直史館。得承指示。年少心粗。方畱意詞章。未能窮究根柢。泛濫先儒之說。時悟時悔。靜坐久之。覺喜怒哀樂未發時。真與天地萬物同體。日用之間。四端隨時發現。但存養功疎。故擴克無力。濂溪以來師友授受。原有真傳秘旨。不從本原透徹。不從存養得力。將先儒真切指示之言。都作影響混過。何由融會貫通。近世功利詞章之學。陷溺人心。不知天之所與我者。何在。徒

潛菴先生遺稿

書

卷之二

卷

襲取先儒形貌。妄分畛域。所言非所見。所見非所履。亦可怪也。某日事編摩。心血枯槁。遙企函丈。恐終無緣面覲。爲此生缺陷事。更望時惠德音。臨風翹瞻。

不爲影響語。乃真學問。

梅公

所言皆出自得。惟知者辨之。

答閩撫金懷存書

先生邃學宏才爲中朝領袖頃者入境大疏具見振

刷實政公恕嚴明兼而有之長安道上無不歎服竊

以今日吏治壞極百姓苦極有司亦困極不但入閩

爲然而入閩爲甚大賢風示於上自應丕變然事有

難爲不無阻礙要在大力深心且須去秦去甚從來

化否爲秦固自有漸惟大端既正風行草偃不勞而

成固不必事事改易也海上善後之策爲今日第一

要務

潛菴先生遺稿

書

卷之二

奕

至尊明見萬里廟算宏深迥出恒人意表但身在地

方倍爲親切綢繆經畫期於盡善封疆重任惟謀久

遠不在鋪張

壯歎也

聖主緩台衡之命暫畀南服宵旰籌度良有深意固

知姚宋韓范併於一身非先生不可耳某才本庸菲

承乏史局晝夜編摩心血耗盡自五月十三日復奉

命進講內廷至七月內改講期於啓奏之前每日五

更入朝昧爽進講無論學術疎淺不能仰助高深且

年力衰憊史事方急形神交瘁枝梧無術雖一切應

酬盡行謝絕恐終不能無負

主恩知己之感切於中懷故不禁言之覩縷南方風
士異宜伏惟珍攝不宣

先生胸中具有成畫故能期月政成至其箴規處
深得致治之本

梅公

極老成練達之言當事必能不動聲色而措天下
於泰山之安

潛菴先生遺稿

書

卷之二

充

與楊筠湄書

向於邸抄讀大疏，以爲漢之汲長孺，唐之張曲江，於今再見，國有直臣，社稷之福，傾心嚮慕，晤教無從，述者秉衡三晉，人頌歐陽，某於各省學憲，槩不敢以一函相通，故不敢破例達尺素於左右，然有一事欲聞於大君子之前，藏之胸中，逡巡而不敢者數矣，旣而思之，若於試事相干涉，則斷斷不可，若闡揚潛德，或亦大君子之所樂聞也，趙城同宗諱家相，字泰瞻，巳丑進士，孝友廉介，本自性成，言規行矩，非由矯飾，篋潛菴先生遺稿

書卷之二

半

任常熟，惠政洽於人心，以催科政拙，例當左官，士民千里詣闕，號泣請留，舉旛相約，輸納恐後，數載逋賦一朝報竣，三吳縉紳，嘆爲從來未有，部議還職，再補南漳，地最荒殘，境逼巨寇，招撫流移，訓練鄉勇，養民教士，具有成績，督撫擬舉卓異，而尊鱸興思，遽賦歸來，居鄉杜門，却掃絕跡，公府宦旣不達，家徒壁立，惟訓迪後進，敦尚躬行，誠盛世之循良，儒者之卓行，古者鄉先生歿而祭於社，若斯人者，以之俎豆，鄉賢，使後人有所矜式，實大典之光也，門祚衰微，恐無由達

之執事某知之最深故敢爲發微闡幽之舉惟冀博採輿論慎而行之幸甚

余聞之虞人至今俎豆湯令不衰此豈阿所好者
梅公

不阿不隱於此見爲己之切亦於此見好善之篤

潛菴先生遺稿

書
卷之二

三

不阿不隱於此見爲己之切亦於此見好善之篤

梅公

余聞之虞人至今俎豆湯令不衰此豈阿所好者

不阿不隱於此見爲己之切亦於此見好善之篤

余聞之虞人至今俎豆湯令不衰此豈阿所好者

與王抑仲書

去歲以使事出都。未得少盡鄙曲。爲之歉然。歸來長安道上。有稱頌足下新政者。未得其詳。旣而知立義學七十餘處。從學弟子六七百人。近且重農積穀。水早有備。此漢代循良所爲。何幸於今日見之。教養二字。王道之本。近日長吏不講久矣。某昔承乏潼關。亦力行社學鄉約。義倉保甲四事。頗費苦心。雖寮友承行不能盡如鄙意。然亦有効可睹矣。足下學有源本。才足經世。今日乃兼善天下之始也。某匏繫鉛槧。不潛菴先生遺稿。書卷之二

圭

能躬聆絃歌。此心飛越。聞以呂司寇公諸書課子弟。

此書最善。人人化俗爲易。婦人女子皆能於變。真快

事也。半載之後。似當課以孝經小學。近世人才不古。

若只爲少此一段工夫。就中擇其才可大成者。進以

經書。講明正學三年之間。當有大賢出而應之。有功

吾道不小也。賢才不擇地而牛。特振興無人。遂就頽

廢耳。此亦天意之所甚惜也。更聞勇於拔薤。疾惡過

嚴。此自初政宜然。親民之吏。慈惠爲上。民旣向風。威

嚴。宜弛。愚者千慮。或可一採。治行卓異。不拘俸次。日

晚內召梓里藉榮翹望翹望

古來循吏只要盡得教養二字至末幅教以慈惠

旨哉仁人之言

梅公

善與人同之量令人欽挹無盡

潛菴先生遺稿

書

卷之二

壹

與杞縣令書

長安晤對退而自喜不謂斯世復見龔黃別後音問
疎濶時切懷想偶有便鴻附候與居劉文烈公理學
節義彪炳宇宙後嗣守其家學閉戶甘貧文行可稱
曾孫忠昆相見京師接其言論朴誠可掬令人想見
名賢家法篤念賢裔扶植衰微古道於今非大君子
其誰望乎 聖朝表勵忠節卓冠百王文烈公旣荷
旌卹輝煌史冊四十年來墓碑未立後人過之幾不
知有斯人之墓亦地方之闕典也伏望與紳士公議
潛菴先生遺稿 書卷之二
勒片石以誌不朽此近世所視爲迂濶不足爲而先
儒以爲知務也伏惟垂察焉

近世先儒二語真先得我心矣

梅公

語不苟發

答沈芷岸書

去冬匆匆一晤未得罄展積悃別後企望雲帆不禁
耿耿於懷也今春閱邸抄知酉闈得雋者六人而道
丈拔幟先登曷勝欣躍更獨荷

聖恩簡授中秘從此積學樹品大用可期不佞得以
一日之雅藉光無既然初入仕途擇守宜慎長安名
利之場聞見繁難最易搖惑三門急湍砥柱良難道
丈識力堅定宜靜重養望勿逐時好相競躁進前輩
典型昭然可見署中堂聯人重官非官重人德勝才

潛菴先生遺稿

書卷之二

壹

母才勝德真座右銘也幸勉旃而已江左繁劇甲天
下衰年處此實非所宜夙夜執掌日無寧晷久欲修
賀遷延未遑想蒙垂諒也

苦口良藥誰肯道及此

中有實際爲人語可存

答王世兄書

去秋遠承賜顧，匆匆言別，未能略展寸心，媿歎何如。某謬以庸菲，處第一繁難之地，救過不遑，惟恪遵

功令，夙夜不怠。天鑒民瞻，時凜於懷，一載有餘，未

嘗敢與鄉士大夫以書札相通。吳中多貴游，亦無以

私相干者。某何敢以已所不欲施之於人，且自破藩

籬，將來何以自處。故萬萬不敢也。今

聖主振興文教，特簡學使，一時諸臣無不爭自濯

磨，况貴鄉以名元賢侍御處，孔孟之國，自當一秉至

潛菴先生遺稿

書卷之二

去

公洗從前之陋副

當宁之心。士君子苦志誦讀，自能邀其鑒拔。若稍存

他念，則志意不立，文筆必弱，反失之矣。故惟患學業

不精，不患有司不明，專心致志，不為詭遇聖賢之道

實實在此。某年來於千辛萬苦中，頗有得力，見此理

頗明，因感師恩，不敢不以誠告。惟世兄稍賜垂察，毋

為世俗之言所移也。

於師門能如此教誨，是真不負師恩。

梅公

霜嚴冰凜，想見先生鐵面剛腸，讀之不以為迂濶。

無情其人便可與立

潛菴先生遺稿書

卷之二

七

潛菴先生遺稿書

與魯敬侯書

吳門晤後不謂遂成遠別太翁先生台履康勝道丈左右承權其樂何如山中歲月未可虛度潛心經史務求明體適用濂洛以來大儒之書細細窮究戴山先生典型尙在黎洲定菴學有淵源虛心請教必有所得古小學先儒講學之地也與同志君子相商興復士大夫居鄉興學立教變化風俗是第一要務但要實從立德明道起念勿存聲氣名譽私見成已成物皆性分中事不可錯過此生負天地生成之德也

潛菴先生遺稿

書卷之二

六

子閔端品清修真誠君子正當交相砥礪以聖賢相期士立志要高不要卑要定不要雜要堅不要緩讓第一等人不做做第二等便是無志今世士大夫以古道自持不追隨流俗者如道丈蓋不多見不佞實有厚望故敢畧陳其愚不佞二十年林下以文史自娛實無心得草草復出謬承

主恩涓埃莫効殊可媿也每日黎明侍 青宮講席

風雨寒暑未嘗少輟學術疎陋老病侵尋何能仰助高深擬於明歲舉賢自代乞身而歸未知能如願否

耳

振衣千仞自能俯視一切 梅公

布帛救粟之言用之皆可有效但人以文字視之

反謂不及雕績給藻耳

潛菴先生遺稿 卷之一

五



又聞不文雖能辭藻耳

亦南漢梁宏音以多言何作按古人以文字斷之

雖亦千言百新而斷一四

甲

答孫紀瞻侍郎書

淮陽水患下民其咨先生忠誠體國正學宏才爲
聖主特簡拯茲昏墊君臣一德動與天合自當立奏
平成萬世永賴奉別數月未敢以片牘上達左右以
先生勞心疏淪恐煩清聽也遠接手教仰見大君子
慎始圖終大業出於小心非時輩漫無遠謀者所可
同日而語某愚昧無識未嘗久習河務何敢妄言然
既承下問不敢不竭鄙見狂瞽之言惟賜採擇焉下
河之患固在海口壅塞然海口之塞匪自近年祇因
潛菴先生遺稿書卷之二

全

。究。病。固。
上流不治河淮失其故道漕隄潰決因而閘壩多開
止求洩上流之水以安暫時之漕不爲水求歸宿之
處遂以七州縣城郭田廬爲巨壑矣

皇上南巡親見下民婦子田廬皆處洪濤之中真若
痲痺在身此天地覆載之心也卽堯舜之憂勞洪水
大禹之饑溺由已何能加焉今欲開海口以治下河
皇上之意固專在民生然漕運久遠之計實不出此
蓋天下水未有不以海爲歸者黃河北岸減水壩由
沐陽安東等處皆入海之路潘印川減水壩俱建於

河北岸欲其從灌口入海也。今南岸減水閘壩之水

安歸乎。歸洪澤湖耳。淮湖之水日增日漲。河流帶沙

此正言其病

湖底漸高。清口太狹。則湖逼高堰。昔潘印川用高堰

逼淮。刷黃寧犯大忌。浮議沸騰。而不敢輕開。尺寸者

而今竟開六壩二閘矣。更加以三十六湖之水盡注

漕河。漕隄安得不危。故又開一百餘丈之滾壩。以洩

之。其意以為漕隄不潰。則河臣之事畢矣。七州縣之

民命可無問也。獨不思下河之地有限。而上流之來

水無窮。以有限之地。供無窮之源。將來水無所容。一

潛菴先生遺稿

卷之二

全

綫漕隄勢必大壞。由此言之。開海口。治下河。非但救

又言當今之利

七州縣之民命已也。實所以為漕運久遠之計也。今

欲閉漕隄之壩。必先閉高堰之壩。高堰之壩不能全

閉。欲閉高堰六壩之二三。必先塞黃河南岸之閘壩。

黃河南岸有毛城舖。北岸有大谷山。徐城可無患矣。

王家山以下一路減水閘壩。不可稍閉。免洪澤湖之

泛濫。墊淤且留。以蓄水刷沙乎。自碭山以下。至清河

南北減水壩三十餘座。水分則流緩。流緩則沙停。將

來正河運道。不有淤塞之慮乎。又印川之減水壩。比

隄稍卑二三尺耳。今輿地平矣。昔云歸漕者常盈。今何能盈乎。此上河之可慮者也。河督之堅執不移者。

不過以開閘開壩費帑金無算。今日可塞。昔日何以

誤開。恐有從而議其後者耳。愚因於會議向中堂九

卿言之。治水如治病。因病立方。補洩隨時。難以執一。

不得以後日之用補歸咎於前日之誤洩。昔日開壩

以保隄也。今日塞壩以刷沙也。猶先應用大黃芒硝。

者用大黃芒硝。後應用參芪桂附者用參芪桂附。各

有其宜。歸於愈病而已。此言實有至理。亦欲河督開

潛菴先生遺稿 卷之二 全

豁疑衷。從長計議。為國計民生圖永遠之策。此惟自

誠心而不謂河督之堅執如故也。然今日下河工程

當在范公隄外。此非壩水所能到也。但於石碓丁溪

等口開通一二處。則浮水可去內地。水當漸淺。河湖

舊形當漸露。再尋訪所謂射陽德勝平望喜鵲諸湖

舊迹。而以開壩之水開引河以歸之。再由湖歸河。以

入新開海口。條分縷析。脉絡分明。即大禹治水亦不

過如此。若曰一開海口而遂使下河盡為平陸焉。萬

萬無此理也。故目下不在減水壩之塞與不塞。而在

地方官不肯盡心相助。呼應不靈。人夫物料恐難湊手耳。若諸事湊手。卽當盡心嚴督工程。勿惑浮議。成大功者。小小願意不足喜。小小拂意不足懼。惟先定成局。持堅忍不拔之志。如行兵。然當有定算。偶爾勝負何足憂喜如奕棋。然當爭全局。一着二着何足較量。下河苦水久矣。今歲之旱。乃偶然耳。若盡如今歲。則海口可以不開矣。前讀大疏。斷無海水高於內地之事。此先生親身閱歷之言。故鑿鑿如此。非如他人紙上談兵也。只此一言。便是治下河定算矣。

潛菴先生遺稿

書卷之二

全

皇上神聖不世出之主。滇黔閩粵。指顧蕩平。海外自古未入版圖之地。皆立郡縣。漢唐以來。從未臣服之國。盡來歸附。豈淮揚近地。開一二湮廢之河道。以救數城之殘黎。發自

聖心。特遣部堂爲臣子阻撓而罷。以爲

聖主之心。能晏然而已乎。故減水壩不可塞。則海口更不可不開。下河之水愈大。則開海口之功亦愈大。惟先生斷然持之耳。某以爲成功可操券而待也。歲序聿新。藉便恭候景福。臨楮匆匆。語無倫叙。伏惟鑒

原不盡

此事非紙上陳言可了亦非襲二賈之餘論便稱
良策中間補洩之喻殊爲痛快

梅公

明畫如指掌立言既慎用意更厚謀國老成之見

潛菴先生遺稿書

卷之二

四

春王正月辨

聖人之書明白簡易而後儒推才過甚遂成不決之

疑者如春王正月之類是也註春秋者不下數十家

置春王正月四字不論者固有之其以周改月兼改

時者則漢孔安國鄭康成至明趙子常王陽明賀景

瞻也以周改月不改時者則宋程伊川胡康侯至明

劉文成也以周不改時兼不改月者則宋蔡仲默魏

華父至明章本清也諸家引經據傳自以為確不可

易而余則直以春秋本文斷之而已矣春秋桓公八

潛菴先生遺稿辨卷之二以事辨之全

年冬十月雨雪十月者以周正為建酉月故雨雪為

非時若夏之十月建亥雨雪亦常耳何足書成公元

年二月無冰此建丑月也若建卯月無冰又何異焉

莊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如周不改月不改時麥苗

何得至秋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夏之十月

菽已獲矣隕霜亦非失時如此之類甚衆更有可證

者僖公五年左氏傳曰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日

南至者子月也此又改月改時之的據也夫子特書

曰王正月而左傳亦釋曰王周正月者蓋明其為周

天子之正月非夏之正月殷之正月也而又於二月三月亦繫之王見丑月爲周之二月寅月爲周之三月非同於殷正同於夏正也過此前代無以之爲正者則亦不必書王以別之矣或曰四時之序夏正爲善周公大聖人也以冬爲春可乎曰陽明言之矣陽生於子而極於巳午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子陽生而春始陰生而秋始自一陽之復以極於六陽之乾而爲春夏自一陰之姤以極於六陰之坤而爲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繫何不可之有胡氏泥於潛菴先生遺稿

卷之二

全

冬之不可爲春也故有夏時冠周月之說以爲孔子告顏淵以行夏之時此爲見於行事之驗則又謬甚如胡氏之說周改月不改時是雖以子月爲歲首而四時之序猶夫夏也以冬爲春乃自孔子始以夏時冠周月非所以尊周以仲冬爲孟春豈可謂行夏之時乎不夏不周之間孔子何以自處焉夫行夏時者師友平日論道之言所謂損益百王垂訓萬世者也春秋者聖人尊周室明王制之書也王制固未有大於正朔者孔子爲當時諸侯強橫大夫陪臣僭亂而

作春秋乃首改周天子之正朔也。恐聖人亦有所不敢矣。或曰：孟子不云乎？春秋天子之事也。庸何傷？曰：所謂天子之事者，謂賞功討罪以明天子之法，使諸侯不敢悖天子大夫，不敢悖諸侯耳。非必變易四時之序，改本朝正朔而後為天子之事也。胡氏以此為垂法後世，吾恐法未可垂而先犯為下不倍之戒矣。更折得倒且此亦空言耳。烏在其為見諸行事之驗乎？故周不改月，則孔子必不敢以十一月為正月。以十一月為正月，則周之必改月可知也。周不改時，則孔子必不

潛菴先生遺稿

辨卷之二

七

敢以周正月為春，以周正月為春，則周之必改時可知也。曰：豳風亦周詩也，何以用夏正？曰：周之先世以農事開國，后稷公劉以來，固虞夏商之諸侯也。為虞夏商之諸侯，必用虞夏商之正朔。且豳風述民事，夏正為切，而春秋明一王之大法，尊周為重，未可以為例也。曰：諸家引商書元祀十有二月，以為商不改月之証，何歟？曰：書缺有間矣。商之時制固無從得而考之，要之不可以例周。與其雜引他書以釋春秋，固不若即春秋以釋春秋也。左氏公羊穀梁皆周人也，於此

獨不加論焉亦以為不必論也。使當時以正月為冬。
掉。尾。韻。矣。中。具。俄。然。之。理。
而孔子獨書曰春。三子能已於言哉。

較王守溪一辨覺後來居上筆更古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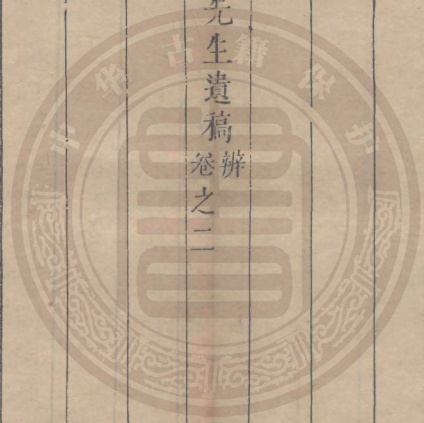
梅公

確論不磨見理明也

潛菴先生遺稿

辨
卷之二

笑



辨論不磨見理明也

辨論不磨見理明也

辨論不磨見理明也

辨論不磨見理明也



